

結 論

馬庫塞曾指出他「企圖呈現當今的社會是一個在各個層面都受到壓抑的社會，即使是舒適、繁榮以及所謂的政治與道德的自由都是壓抑的結果(oppressive ends)。」¹

何謂「單向度」(one-dimensionality)? 倘若要為「單向度」下個定義，筆者傾向於將「單向度」理解為「現實的就是合理的」，當吾人回顧現今的台灣社會，也許會赫然發覺其實台灣社會也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單向度」現象，首先，就文化面向而言，如同馬庫塞所言，具有否定性的高層文化，將對社會的不合理面向提出挑戰。然而具有否定性的高層文化在當今的台灣社會已蕩然無存，舉目所見盡是流行的通俗文化，不再具備任何批判與反省的能力，所謂的文化商品化，文化淪為商品販售便是極為顯著的情形。

其次，大眾傳播媒體與廣告的氾濫，當觀眾打開電視機，諸多的訊息與畫面便不斷地向觀眾灌輸，而觀眾似乎只能被迫去接收，馬庫塞對於單向度的社會所作的批判中，認為當代工業社會之所以喪失變革的能力，喪失反對的力量，其中一個無從置身於事外的媒介就是「大眾傳播媒體」。因為造成現代社會的極權主義性質的，並非藉由恐怖與暴力，而是技術的進步。技術的進步使當代工業社會對「人」的控制，可以藉著電視、電影、收音機等傳播媒體無孔不入地侵入人們的閒暇時間，進而佔領人的私人空間(private space)。這就如同馬庫塞所說的意識受到操控，不斷地灌輸便會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亦即「潛化」(introjection)之意。誠如馬庫塞所言，在單向度的社會中，絕大多數的人普遍認同這一觀點——「現實的即是合理的」，而缺乏辯證性的思維與既存的生活型態相對抗。再加上媒體與廣告的強勢推波助瀾，更使得此異化思想更加深植人心。因此，馬庫塞曾經舉一個(可惜是幻想的)例子，他說：「如果，沒有一切廣告，沒有一切灌輸性的新聞媒介和娛樂媒介，就將使人陷入創傷性的空虛之中；但在那裡，他反而有機會去驚奇、去思考、去了解他自己(毋寧說是他自己的另一面)以及他所在的社會。當他失去了一切指導他的那些虛假的權威，像是父親、朋友、領導，他就一定會重新學習他的語言。」²

技術的進步使當代社會可以在富裕的生活水準上，使人滿足於眼前的物質需求，而不再追求自由、不再想像另一種生活方式，遑論為了新的生活方式而付出代價。傳播媒體的發達導致了單向度的思想，使人喪失判斷的能力。

再者，目前台灣的政治呈現「非藍即綠」的態勢，多數人並不覺察，因而難以跳脫；當代工業社會由於生產技術的進步，再加上資本主義商品化的影響，每當百貨週年慶，形成一窩蜂的搶購風潮，人們似乎是為了商品而活，這種舉動無疑是盲從，個體幾乎從來不去思考，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就曾指出所謂的「常人」、「平均性」(averageness)等概念，意思不外乎盲目跟從眾人的所作所為。

¹ Herbert Marcuse, "Marcuse Defines His New Left Lin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27, 1968, p.29

² 《單向度的人》，劉繼 譯，桂冠，2001，第 238 頁。

當今的環保竟然淪為綠色消費、綠晶科技，連環境都可以用資本主義的方式來做處理，例如環境稅、減稅，用稅來解決環境問題，都已經走到這種地步，豈不悲哉？而最重大的議題莫過於資訊科技的問題，吾人皆身處於網路已十分普及的時代，電子產品不斷地推陳出新，人們似乎只能被動地接受，科技宰制的趨勢已儼然成形，人爲物所役的情況勢必在劫難逃，台灣對於科技的盲目崇拜，對環境所造成的破壞已日益嚴重，這正是缺乏自我意識與反省的後果。「科技的單向度」所導致的後果將更爲可怕，資訊科技是否可能成爲一個新的「科技主宰」，統治著這個當今的世界？吾人假使無法回到一個沒有資訊科技的社會，是否也意味著以資訊科技爲中心的統治結構正在形成，人類日後是否就註定淪爲科技宰制下的產物，而無任何抗拒的能力？吾人必須有所體認，即科技仍是人的創造性的延伸，就根本而言，絕對無法取代人作爲主體的地位；然而，人是否能夠突破科技宰制的問題，就端賴人能否不斷在這個既定社會中展現超越性的思維，勇於批判並修正不合理的現實處境。

筆者想藉由以下的兩段引文證實馬庫塞對於個體的解放抱持悲觀的論點，首先是馬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一書的結論中提到：「因此，人們又必須再次面對這個問題：被管理的個人(the administered individuals)如何能夠不僅從他們的主人那裡而且從他們自身那裡解放自身？因為被管理的個人已經把他們受到的殘害(mutilation)內化到他們自己的自由與滿足之中，因而又在一個擴大的範圍(on an enlarged scale)內再生產著它，如何能打破(哪怕是設想一下)這種惡性循環(the vicious circle)呢？」³；其次是在〈新的控制形式〉裡指出：「抑制性的社會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效、愈是技術性強、愈是全面，受管理的個人用來打破奴隸狀態(servitude)並取得自由的手段與方法，就愈是不可想像。一切的解放都有賴於對奴役狀態的覺悟，而這種覺悟的出現卻往往被佔主導位置的需求與滿足所阻礙，這些需求與滿足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經成爲個人自己的需求與滿足。」⁴由於外在的體制對人產生極大的束縛，因此馬庫塞十分重視個體意識的覺醒，「人的意識受制於社會的存在」，個體意識的覺醒能否成爲獲致解放的突破點？關鍵的問題是在一個控制其成員意識的社會中變革如何才能產生，這在馬庫塞的後期著作，尤其是《單向度的人》中一直是個麻煩的問題。

馬庫塞曾提到「孤居獨處這一支持個人反對和遠離社會的條件，在技術社會已經不再可能。」「孤居獨處」意指著本來可以發出反對聲浪的人，在現實的壓制之下根本無法存在，至於「單單通過各種設施的影響和能力就使人無路可逃的世界，正是一個合理的世界。」「使人無路可逃的世界」表明了資本主義社會就是一種壓抑，所有人皆得遵循此一法則，因而所有的人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正如馬庫塞本人也一再強調的，他的思想有很突出的浪漫主義及烏托邦傾向。浪漫主義提供了一套「整全的人」的理念，在這套理念的指導之下，馬庫塞開始注意感性、本能、藝術、文化的領域，彌補了正統馬克思主義及一般社會理

³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pp.250-251

⁴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pp.6-7

論的一大缺陷。⁵馬庫塞強調個體的自由 本能結構的革命 心理以及意識層面。

當馬庫塞打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全部意義的招牌，離開了革命的客觀條件，誇誇其談地侈談革命的主觀力量時，他顯然忘記了，根據馬克思所創立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對於包括向社會主義過渡在內的一切社會變革和政治變革，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而應當在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中，去尋找其終極原因。幻想果真具有這麼巨大的能量嗎？馬庫塞設想通過「美學革命」，從人的生物本性的結構入手來對人進行改造，造就革命的主體。但這樣的設想只不過是毫無現實性的烏托邦。

⁵ 《縱欲與虛無之上》，錢永祥 著，聯經，第 36 頁。